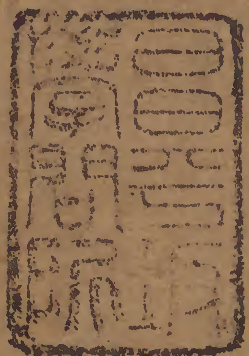


# 朱子語類

百卅八之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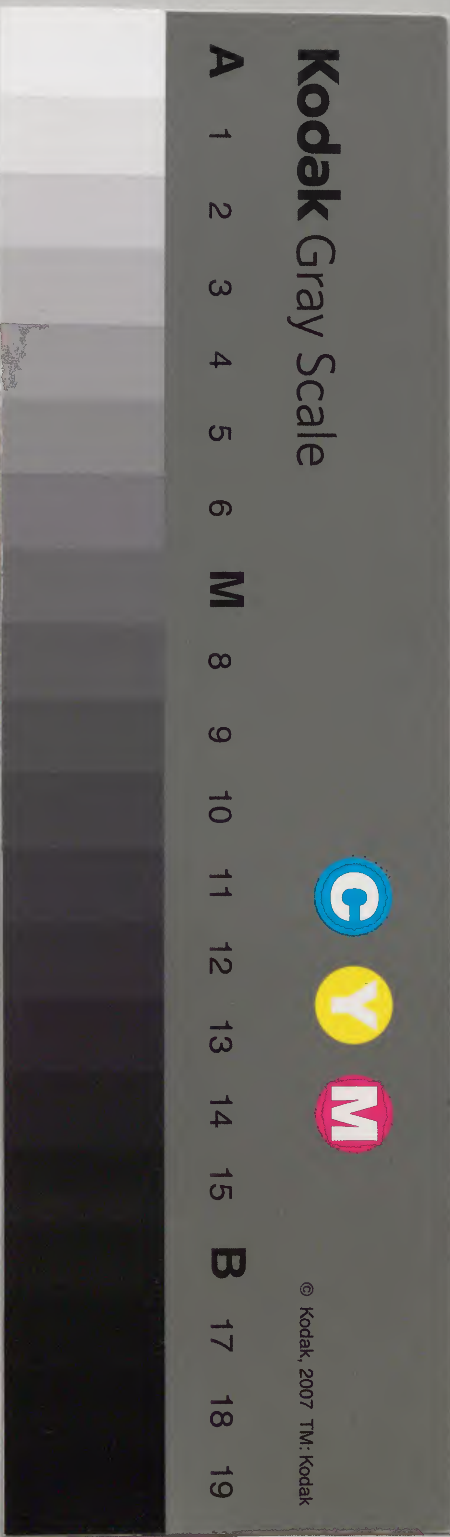
後序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九 四 二 八
四 八

漢書
類
號
函
架
九 四 二 八
四 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 48 )
函號	298	252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重銀朱子語類卷百三十八

宗後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重編

後學禮部郎中婺源汪國楠

禮部主事婺源江起鵬

婺源知縣嘉興譚昌言

婺源知縣當湖金汝諧

婺源教諭新淦朱家楨同校

中書舍人休寧朱家用

中書舍人歙邑吳養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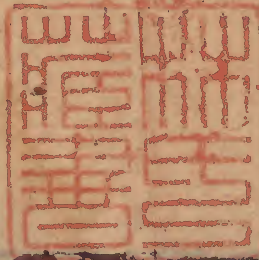
光祿署丞歙邑吳勉學

十三世孫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閱

庠生高安朱家紀

十三世孫庠生朱崇沐校梓

雜類



禹入聖域而不優優裕也言人聖域恰好更不優裕優裕  
謂有餘剩漢儒見得此意思好負孫

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注文蔚

爾雅非是只是據諸處訓釋所作趙岐說孟子爾雅皆置  
博士在漢書亦無可攷泳

陳仲亨問周書云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  
之今周書何緣無之曰此便是那老子裏教句是周時  
有這般書老子為柱下史故多見之孔子所以遶周問  
禮之屬也緣是他知得古人以竹簡寫書民間不能盡  
有惟官司有之如秦焚書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  
依舊番得如說非秦記及博士所掌者盡焚之到六終  
之類他依舊番得但天下必無有義別

汲冢古書堯憂囚舜野死尹墓太甲太甲殺尹之類皆其  
所出

誠之常袖呂不常春秋云其中甚有好處及舉起皆小小  
術數耳璘

書坊印得六經前面纂圖子也略可觀如車圖雖不甚詳  
然大槩也是議

七書所載唐太宗李衛公問荅乃阮逸偽書逸建陽人文  
中子元經關子明易皆逸所作揚

問山海經曰一卷說山川者好如說禽獸之形往往是記  
錄漢家宮室中所畫者如說南向北向可知其為畫本  
也方

素問語言深雪相淺較易振

柳文後龍城雜記王銍性之所為也子厚叙事文字多少

筆力此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知底於

其中似暗影出

偽書皆然

杜牧之燕將錄文甚雄壯

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靜也

程泰之演蕃露其零碎小小議論亦多可取如辨果愚之

類是也某頃因看筆談中辨某人誤以屏為反帖後看

說文沾字下乃注云屏也因疑存中所辨未審後舉以

問泰之泰之曰存中辨是然不是某人誤乃說文誤耳

洪景廬隨筆中辨得數種偽書皆是但首卷載歐帖事

却恐非實世間偽書如西京雜記顏師古已辨之矣柳

子厚龍城錄乃王性之輩所作

必大

金人亡遼錄女真請盟背盟

錄汪端明撰

洛陽志說道最好文字最簡嚴惜乎不曾見

義剛

指掌圖非東坡所為

砥柱銘上說禹掛冠莫顧過門不入掛冠是有箇文字上

禹說治水時冠掛着樹急於治水今記不得是甚文字

世間文字甚多只後漢書注內有無限事

警世競辰三圖偽

道夫

邵公濟墓誌好

子方

吳才老叶韻

一部每字下注某處使作某音亦只載纒有

證據底只是一個子

泉州有楊本。淳。

近世考訂訓釋之學唯吳才老洪慶善為善

稱平者自他人稱平之稱去者人之本號道

周貴卿問折衷之義曰衷只是中左傳說始中終亦用此

衷字衷是三摺而處其中者義

問折衷之衷曰是無過此子無不及此子正中間又曰是

恰好底節

折衷者折轉來取中衷只是箇中節

中如字即中謂適當其中也如六藝折衷音於夫子亦

謂折當世歸於中之義中與所以謂之中音以適當其

中如字而易也

淳醇皆訓厚純是不雜

先生曰期極也古人用期字多作極字周昌云心期期知

其不可言極知其不可口吃故重一字也錄

謂之名之也之謂直為也方

復復指其上復字扶又反再復也子方

尚衣尚書尚食乃主守之意秦語作平音淳

魏大名也魏巍字通魏字篆文亦有山字在其中是有大

義因是名為大名府楊

舅子謂之內兄弟姑子謂之外兄弟楊

因說外甥似舅以其似母故也致道問形似母情性須別

曰情性也似大抵形是箇重濁底占得地步較濶情性

是箇輕清底易得走作賜

古者姓氏大槩姓只是女子之別故字從女男則從氏如

季孫氏之類春秋可見後世賜姓殊無義理端

氏如孟孫叔孫季孫是也姓則同姓後世子孫或以氏為

姓今人皆稱張氏李氏謂從上下來只是氏了只有三

代而上經賜姓者為姓如姚如姒如姬之類是正姓唐

時尚有氏不同而同出者不得為婚姻楊

沈莊仲問姓氏如何分別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

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

氏有不同某嘗言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因

以為族切恐謚本氏字先儒隨他錯處解將去義理不

通且如舜生於媯汭武王遂賜陳胡公滿為媯姓即因

生賜姓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如

此之類所謂以字為氏因以為族文

姓與氏之分姓是本原所生氏是子孫下各分如商姓子

其後有宋宋又有華氏魚氏孔氏之類周自黃帝以來

姓姬其後魯衛毛聃晉鄭之屬各自以國為氏而其國之

子孫又皆以字為氏如魯國子展之後為展氏展禽喜

是也以三家孟仲季如氏或因所居為氏如東門氏之

類左氏曰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月以為族

天子自因生以賜姓為推其所自出而賜之姓如舜居

媯汭及即位封舜之後於陳因賜姓為媯此所謂

因地以賜姓也諸侯以字為謚只是氏字傳寫之訛遂以氏字為謚無義理只是以字為氏如上文展氏孟氏之類也杜預點諸侯以字四字為句斷而為謚因以為族為一句此亦是強解看來只是錯了謚字至孫方以王父之字為氏上兩世猶承公之姓也○卓自秦漢以來奴僕主姓今有一大姓所在四邊有人同姓不知所來者皆是奴僕之類揚同異之理如同姓本親以下去漸疎異姓本疎他日婚姻却又親○陰陽相函之理也○萬物聚散之理也方適母與所生封贈恩例一同不便看來嫡庶之別須畧有等降乃為合理故

因說諱字曰漢宣帝舊名何曾諱病已午帝舊名蘇不諱虜中法偏旁字皆諱如敬字和敬字皆諱序見人名諱同不可遽改只半真半寫之揚曰只是寫時莫與太真說時莫太分明揚因說四方聲音多訛曰却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尚好蓋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脊來只是太邊南去故有此熱若閩浙則皆邊東角矣閩浙聲音尤不正揚先生因說詩中閩浴風土習俗不同曰某觀諸處習俗不同見得山之氣甚牢且如建州七縣縣縣人物各自是一般一州又是一般生得長短大小清濁皆不同都改變不得豈不是山川之氣甚牢盡

易得病曰北方地氣厚人皆不病叔祖奉使  
在計...年已上生冷無所不食全不害歸來纔半  
年一切發來遂死更有一武臣代州人嘗至五臺山有  
一佛殿上皆青石暑月每於石上徹口睡全無病如來  
南方睡如何了得揚

諸生入問候先生曰寒後却剗地氣痞西川人怕寒嘗有  
人入裏面作守召客後令人打扇作客皆起白云若使  
人打扇少間有某疾生冷果子亦不可吃才吃便有某  
疾便是西川之人大故怕寒如那有雪處直是四五月  
後雪不融這便是所謂景朝多風處便是日到那裏時  
過午時陽氣不甚厚所以如此所謂漏天處皆在那裏

恁地便是天也不甚濶只那裏已如此了這是西南尚  
如此若西北想見寒過那秦鳳之間想見寒如峨眉山  
趙子直嘗登上面煮粥更不熟有箇核子時有李某者  
凍得悶絕了莊仲云不知佛國如何曰佛國却暖他靠  
得崑崙山後那裏却暖便是那此子也差異四方蠻夷  
都不曉人事那裏人却理會得般道理恁地便是那裏  
人也大故曉崎不知是怎生後恁地義  
擢場中有文字賣說中原所在山川地理州縣邸店甚詳  
中亦雜以虜人官制某以為是中原有忠義之人做出  
來歎朝廷知其要害處也

關中秦時在渭水之北居但作離宮之類於渭南漢時宮



闕在渭水之南終南之北背渭面終南隨時此處水皆  
鹹文帝遂移居西壯稍遠漢之都唐都在隋一偏西北  
角唐宮殿制度正當甚好官街皆用墻居民在墻內民  
出入處皆有坊門坊中甚安故武元衡出坊門了始遇  
害本朝宮殿街巷京城制度皆仍五代因陋就簡所以  
不佳唐田兵官制承宇文周有些制度故較好舊東京  
關中漢唐宮闕街巷之類圖今耀州有碑本揚  
行在舊時行宮之門虜使來有語後虜作二牌來前曰麗  
正後曰和寧遂報去謂太小今自作牌依其名題揚  
古之王城有三途左男行右女行中車行天下路中有車  
執道揚

漳州州學中從祀是神霄宮神改塑紹興府禹廟重塑禹  
像王仲行將舊禹與一道士去改塑天齊仁聖帝此是  
一類子明德

汪端明說朝廷塑一顯仁皇后御容三年不成却是一行  
人要希逐日食錢所費不貲端明為禮部尚書奏過太  
上得旨催促又却十日便了朝廷事多如此浩  
王拱辰作高樓温公作土室時人語云一人鑽天一人入  
地康節謂富公云比有惟事一人巢居一人穴處方  
蕪湖舊有一富家曰韋居士字深道喜延知名士如黃大  
史陳了翁遷謫每歲餽餉不下千緡今人纔見遷謫者  
便以為懼安得有此等人傑

陸務觀說漢中之民當春月男女行哭者戴白楮幣上諸

葛公墓其哭皆甚哀云

先生親筆於南軒所撰武侯傳後。道夫

齊蕭子良死不用棺寘于不床之上唐時子良幾世孫蕭

隱士過一洲見數人云此人似蕭王隱士訝之到一郡

遂見解幾人劫墓賊來乃洲上之人隱士說與官令劾

之乃曾開蕭王塚來云王卧石床上儼然如生揚

廬山有淵明古迹處曰上京淵明集作京師之京今土人

以為荆楚之荆江中有一盤石石上有痕云淵明醉臥

於其石上名淵明醉石某為守時架小亭下瞰此石傍

歸去來館又取西山劉凝之庵用魯直詩名曰清靜退

庵與此相對孫

晝則聽金鼓夜戰看火候嘗疑夜間不解戰蓋只是護火

候防備敵來劫寨之屬古人屯營其中盡如井形於巷

道十字處置火候如有間諜一處舉火則盡舉更走不

得義別

馳車千駟革車千乘馳車即兵車蓋輕車也革車駕以牛

蓋輜重之車每輕車七十二人二人在車上一御一持

矛一持弓此三人乃七十五人中之將蓋五伍為兩兩

有長故也輕車甚疾義別

豫凶事亦恐有之龔勝傳昭帝賜韓福策曰不幸死者賜

複衾一祠以中牢古人此等事自多難以懸斷祖

三元是道家之說上元燒燈却見於隋煬帝未知始於何

時頌

問真元外氣如何曰真元是生氣在身上曰外氣入真元氣否曰雖吸入又散出自有界限但論其理則相通物造時亦遇氣候故皆有數揚

時氣初只是氣疑其氣盛便有物以主之氣散又無了揚无善每相見便說氣數識緯此不足憑只是它由天命然

亦由人事才有此事得人去理會便了明德

龍氣盛虎魄盛故龍能致雲虎能嘯風也許氏必用方首論虎睛定魄龍齒安魂亦有理廣

醫家言心藏神脾藏意肝藏魂肺藏魄腎藏精與志與康節所說不同曰此不可曉明德

嘗見徐侍郎敦立書三字帖於主位前云磨堯堅覺不曉

所謂後竟得來乃是古人有銘如三鍼口之類此書於

腹曰磨堯堅謹勿言畏秦禍也敬仲

問人有震死者如何曰有偶然者有為惡而感召之者如人欲操刀殺人而遇之者或遭其傷刺而死之類是也

備

東坡云用未望則魚腦實既望則虛蓋出淮南子則食膾宜及未望也揚

論詩物理因問東坡說人不怕虎者虎不柰得其人何是有此理東坡說小兒不怕者是一證傳燈錄載歸宗南泉三人曾遇虎皆不以為事李清言有一鄉人賣文字

遇虎其人無走處了曾聞人言虎識字遂鋪開文字與  
虎看自去此數事皆其驗也先生曰曾見一僧名亭黃  
龍清會下人言僧入山遇雨只是常事初見時雨亦作  
威近前來見人不怕他漸漸去了後常常見人慣了都  
如常楊曰只是初見不怕難先生曰人心能堅忍得此  
時好楊

翟公遜說鬼星渡河最亂道鬼星是經星如何解渡河

野雉知雷

起手起如  
可李

果愚或云乃門屏上刻作形漢注未是

李可

古人作甲用皮每用必漆後世用鉄不知自何時起

冰

古人問籌者要說得這事分明歷七落七這一事了便盡

斷又要得界分分明

注

宮即墻也

間

太王畫像頭上有一片皮直裹至頸上此便是鈎領

義

王彥輔塵史載幘頭之說甚詳

方

衛朴善筭作蓮花漏其形如稱

東坡說之  
文蔚

漢祭河用御龍御馬皆以木為之此已是紙錢之漸

義

紙錢起於玄宗時王璵蓋古人以玉幣後來易以錢至玄

宗惑於王璵之說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理得與作

紙錢易之文字便是雜理會且如唐禮書載范傳正言

唯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而國初

言禮者錯看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紙錢衣冠

有何間別 義別

古之木今有無者多如皆木只孔子墓上當時諸弟子各

以其方之木來栽後有此木今天下皆無此木某木亦

如槐可作簡文皆橫生然亦只是文促後似橫樣 義別

臨安鉄箭只是鉄王將此搖動人心使神之 剛義

瑞金新鑄印蓋嘗失一印重鑄之恐作弊故加新鑄之文

因初有一奉使印亦如此 義別

祕書省畫大樹下數人只古衣而無名君舉以為恐是孔

子在宋木下習禮被伐木時 義別

祕書省畫得唐五王及黃番綽明皇之類恐是吳道子畫

李某跋之有云畫當如蓴菜某初曉不得不知它如何

說得數句恁地好後乃知他是李伯時外甥蓋畫須如

蓴菜樣滑方好須是圓滑時方妙 義別

雪裏芭蕉他是會畫雪只是雪中無芭蕉他自不合畫了

芭蕉人却道他會畫芭蕉不知他是誤畫了芭蕉

問春牛事未見出處但月令載出土牛以送寒氣不知其

原果出於此否或又云以示勸耕之意未詳孰是某嘗

見云處士立於縣庭土牛之南恐古者每歲為一

牛至春日別以新易舊而送之也

王夫云昔有道人云笋生可以觀夜氣嘗挿竿以記之自

早至暮長不分寸曉而視之已數十矣次日問夜氣莫

未說到發生歎曰然然彼說亦一驗也後在玉山僧舍

驗之則日夜俱長良不知道人之說

祖

問廬山光恠恐其下有寶故光氣發見如此嘗見邵武張  
鑄說曾官岳陽見江上有光氣其後漁人於其處網得  
銅鍾一枚又一小說云某郡某處嘗有光處令人掘得  
銅印一顆先生又自云向送葬開善望見兩山之間有  
光如野燒從地而發高而復下問云其山舊有銅坑也  
德明

德粹語婺源有一人其子見鬼先生曰昔薛士龍之子亦  
然可學因說薛常州之子甚怯弱曰只是精神不全便  
如此向見邪法者呪入小兒稍靈利者便呪不倒可學  
云薛氏之兒所謂九聖奇鬼先生曰渠卒生亦好說鬼

可學云薛常州卒日亦講學何故信此曰不知其所講  
如何

獸中狐最易為精怪

淳

狐性多疑每渡河須水盡合乃渡若聞水下猶有水聲則  
終不敢渡恐冰解也故黃河邊人每視冰上有狐跡乃  
敢渡河又狐每走數步則必起而人立四望立行數步  
迴復走走數步復人立四望而行故人性之多疑慮者  
謂之狐疑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  
則尾舉向上胡舉向上則尾囊至地故曰狼跋其胡載  
囊其尾

因論張天師先生曰本朝有南劔太守林積送張天師于

獄中而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一時人皆  
信之而彼獨能明其為賊其所奏必有可觀者林積者  
秦相時嘗為侍郎義

郭天錫因筭徽宗當為天子遂得幸官至承宣使其人亦  
鯁直敢說天覺每要占問時不尚自去見它多是使費  
罷去後來發覺蔡元長遂以為天錫有幻術令人監繫  
日置猪狗血於其側後來只彼血薰殺了義

覺範因張天覺事下大獄自供云本是醫人因入醫張相  
公府養娘有效遂與度牒令其作僧義

神殺之類亦只是五行旺衰之氣推亦有此理但是後人  
推得小了太拘忌耳曉得了見得破底好如上蔡言我

要有便有我要無便無方好然難不曉底人只是孟浪  
不信吊丈都不曉風水之類故不信令世俗人信便有  
不信便無亦只是此心疑與不疑耳楊

因及談命課靈者曰是他精力強精力到處便自驗淳  
因說都下士夫愛看命曰士夫功名心切且得他差除一  
番亦好曰若命中有官便是天與我若就人論便是朝  
廷與我今不感戴天與朝廷却感戴他們終身不忘甚  
可怪淳

陶安國事真武先生曰真武非是有一箇神披髮只是玄  
武所謂青龍朱雀白虎玄武亦非是有四箇恁地物事  
以角星為角心星為心尾星為尾星為青龍虛危星如

龜騰蛇在虛危度之下故為玄武真宗時諱玄字改玄  
字為真字故曰真武參星有四隻脚如虎故為白虎翼  
星如翼軫如項下嚙井為冠故為朱雀盧仝詩曰頭戴  
井冠揚子雲言龍虎鳥龜正是如此節  
先生問四明龍現事璘答云頃歲鄞縣趙公萬禱雨於天  
井山之龍井曾有龍現張左藏良臣作記云俄有光發  
波間如叢炬復紅焰飛動下見龍之首甚大不遠額咫  
尺大復現小復現全體鱗甲煖煖有光久不沒陰氣甦  
然見者魄喪神動曰見王嘉叟云見龍祕出水先有物  
如蓮花之狀而後水湧異物出兩眼光如銅鑿與趙府  
所見頗合璘

或言某人之死人有夢見之者甚恐遂辭位而去先生曰  
唐令狐綯亦嘗夢見李德裕明日語人曰衛公精爽可  
畏頃時劉丞相華老死於貶所後來得昭雪復官其子  
斯立有啟謝時宰一縑云晚歲離騷徑招魂於異域平  
生精爽或見夢於故人世傳以為佳

陳易和叔將赴試韓魏公戒之曰離場屋久更宜子細陳  
曰三十年做老娘不解倒綳了孩兒既而王字押作賊  
韻率土之濱莫非王遂見黜魏公聞之笑曰果然倒綳  
了孩兒矣

往年見徐端立侍郎云葉石林嘗問某或謂司馬溫公范  
蜀公議鍾律不合又某與某爭其事蓋故為此議以表



見其非朋比之為者如何徐曰此事有無不可知然為此論者亦可謂不占便宜矣石林為之一笑而罷備

汪玉山童稚時喻至泉令他對七字對云馬蹄踏破青青

草玉山應口對云龍瓜拏開點七雲

先生說沈持要知衢州日都下早間事晚已得報閑祖云

要知得如此急做甚先生云公說得是祖

或言某人輕財好義先生曰以何道理之而義乎所

因李府為郭帥閣俸曰凡是名利之地自家退以待之便

自安穩總要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如一椀

飯在這裏總去爭也有爭得不被人打底也有爭得被

人打底也有爭不得空被人打底留

或論及欲圖押綱厚賞者先生曰譬如一盤珍饈五人在

坐我愛吃那四人亦都愛吃我伸手去拏那四人亦伸

手去拏未必果誰得之能恁地思量便可備知來物如

古者橫議權謀之士雖千萬人所欲得底他也有計術

去必得淳

財猶獵也近則汚人豪傑之士恥言之備

人言仁不可主兵義不可主財其謂惟仁可以主無義可

以主財海

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機而固守丁未耳

鄭叔友謂敗不可懲勝不可徂此言殊有味振

王宣子說其下言士大夫以面折廷爭為職以此而出人

亦高之宦官以承順為事忽犯顏而出誰將你當事如此之乖後漢呂強後世無不賢之

詠古詩丈夫棄甲胄長揖別上官為揚元禮發也問元禮事如何曰緣一二監司相知者已去後人不應到賑濟此事已做不得若取之百姓又不可所以乞祠問當時合如何處置方善曰只得告監司理會賑濟不從則力爭又不從則投劾而去事方分曉語畢遂諷誦此詩云

明德

沈李文於小學則有莊敬敦篤而不從事於禮樂射御書

數於大學則不由格物致知而遽欲誠意正心祖開

黎紹先好箇人可謂聽其言也厲義

劉顯祖不事外飾天資簡樸海若

諸葛誠之守立過人卿

劉季高也豪爽只是也無腦頭義剛

林擇之曰上四州人輕揚不似下四州人先生曰下四州

人較厚潮陽士人亦厚然亦陋莆人多詐淳朴無偽者

陳魏公而已義剛

或傳連江鎮寇作燒千餘家時張子直通判云此處人煙

極盛曰某嘗疑此地如何承載得許多人力行退而思

之此所謂知小圖大力小任重之意行

前年鄭灤上書得罪杖八十下臨安贖臨安一吏人憫之

見其無錢為代出錢贖之揚

王侍郎普之弟某經兵火其乳母抱之走為一將官所得  
乳母自思為王氏乳母而失其子其罪大矣遂潛謀歸  
計將此將官家兵器皆去其及弓則斷其弦自求一好  
馬抱兒以逃追兵踵至匿於麥中此者三四僅全兒達  
王家常見一僧說之僧今亦忘矣故為之傳未果可  
被賊并劫子劫去賊將遂以子為妻一日上元其夫  
出看姊子以計遣諸婢皆往看遂將弓箭刀及之屬人  
投于井馬亦解放但自乘一馬而去少頃聞前以人  
馬聲恐是來赴他乃下馬走入麥中藏其賊尚以鎗入  
麥中拂攬幸而小底不曾啼遂無事未幾得聞那賊說  
這賊婢知他那里去渠知無事遂又走夜行書伏數日  
方到尋見他家人某嘗欲記此事後來被那僧死了遂  
無問處竟休了

陳光澤二子求字先生字萃曰仲亨云萃便亨凡物積之

厚而施之也廣如水積得科子滿便流又字華曰仲蔚

云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變謂變其恣若東面變得是虎

外面便有虎之文變得是豹外面便有豹之文剛義

自言士大夫家文字散失者先生蹙然曰魏元履宋子飛

面家文籍散亂皆其不勇決之過當時若是聚眾與之

抄劄封鎖則庶幾無今日之患趙

德粹問十年前屢失子亦曾寫書問先生先生答皆云子

之有無皆命不祈禱後又以弟為子更有甚碍理處

舍弟之子年乃大於此則是叔拜侄曰以弟為子昭穆

不順方伯謨曰便是弟之子小亦不可曰然學可

問唐誥勅如何都是自寫曰不知如何想只是自寫了却

去計會印如蔡君謨封贈亦是自寫看來只是自有字  
名故如此剛

張以道向在黃巖見顏魯公的派孫因事到官其人持魯  
公誥勅五七道來庭下稱有陰細看其誥勅皆魯公親  
書其字而其誥乃是黃紙書之此義如何先生曰魯公  
以能書名當時因自書之而只用印又亦不足據本朝  
蔡君謨封贈其祖誥勅亦自寫之蓋其以字名人亦樂  
令其自寫也魯公誥後為劉會之所藏○義剛  
一日請食荔子因論興化軍陳紫自蔡端明迄今又二百  
來年此種猶在而甘美絕勝獨無它本天地間有不可  
曉處率如此所謂及其至也聖人何所不能知要之它

自有箇絲脉相通但人自不知耳聖人也只知得大綱  
到不可知處亦無可奈何但此等瑣碎不知亦無害爾

夫道

先生因吃茶罷曰物之甘者吃過必酸苦者吃過却甘茶  
本苦物吃過却甘問此理如何曰也是一箇道理如始  
於憂勤終於逸樂理而後和蓋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  
各得其分則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  
吝都是此理孫

建茶如中庸之為德江茶如伯夷叔齊又曰南軒集云草  
茶如草澤高人臘茶如臺閣勝士似他之說則俗了建  
茶却不如適間之說兩全也夫道

侍先生過水南谷中見一種蒿柔嫩香氣溫潤可愛因采  
一二莖把玩先生曰此即古人所謂蘭是也又云蕙亦  
非今之蕙乃零陵香是也炎

今福州紅糟即古之所謂醴酒也用匙挑吃剛

古升十六寸二分為升容一百六十二寸為斗備

今之一升即古之三升今之一兩即古之三兩備

古錢有貨泉字貨布字是王莽錢於古尺正徑一寸雖久  
有損大槩亦是淳

先生見正甫所衣之衫只用白練圓領領用皂問此衣甚  
制度曰是唐衫先生不復說後遂易之過

市一窳四十眼着八十絲為一升今興化人能為之云云

十升布已難做至如三十升不知古人如何做也若三  
升布則極踈矣古人不諱白皮弁乃以白鹿皮為之但  
加飾焉如冠之白但用踈細為吉凶耳方

或云俗語夜飯減一口活得九十九曰此出古樂府嘉叟

詩

墨翟與工輸巧爭辯云云論到下稍一着勝一着沒了期

一曰吾知其所以拒子矣吾不言一曰吾知所以攻子

矣吾不言熹

莽何羅本姓馬乃後漢馬后之祖班固為澤而改之方

步騭不去為爪耳爪可無身不可無升

陶隱居注本草不識那物後說得差背底多綠他是箇南

人那時南北隔絕他不識北方物事他居建康義剛

仙游有蔡溪見說甚好裏面有一片大石有一石門入去

泐溪到那石上有陳理常居大學聞此地好齋少餅徑

入去石上坐飢甚則吃少許餅又後吃盡了飢不奈何

欲出則當初入門已發了誓遂且忍餓遇燕者見他在

坐亦異之間得些物事來吃又後報得外面道人都來

遂起得箇庵自此却好病翁嘗至其庵時陳居士方死

尚在坐未曾歛見而前一石頭似箇香山子子細看又

又是石恰似乳香滴成樣都通明身旁一道人云是陳

先生臨死時滴出鼻涕又一道人來禮拜歎息云可惜

人先生得成後却不成個

崇觀間李定之子某有文字乞毀通鑑板建炎間坐此貶

甯後放歸復官詞云下喬木而入幽谷朕姑示於寃忌

以鷓鴣而笑鳳凰爾無沉於迷識

心即歸而矣鳳凰爾冊列於數篇  
其意甚顯則有隋云下喬木而入幽谷則物示於其  
崇賤則事定之其其有文字之親直觀其對文門坐其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九

論文上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  
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  
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  
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饒錄云國語說  
兼只是氣衰及不  
如戰國文字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又  
語文字  
更有些精彩極困善振作不起戰國文字豪傑便見事情非你殺我  
則我殺你黃云觀一時氣象如此如何過捺得住所以  
治也治也。問  
楚詞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  
是托神以為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已不得親近於

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  
為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  
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貫詞。楚

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意看可見  
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迎逢隨人倒隨人起底意思如  
這般文字更無此小室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謂成  
文林文軒掌云班固揚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  
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  
有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  
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  
紙上做則班揚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都

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又云漢末以後只  
做屬對文字直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頌着力要變變不  
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  
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  
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略相効以下並只依舊到得  
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閑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雙閑之  
文向來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將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  
蓋是他効世間模樣做則劇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  
無能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向變了其間亦有  
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  
四六自是四六却不滾雜 質孫



楚此沈存中以此為呪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  
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  
而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道夫。離騷叶韻  
列篇終前面只發

附例後人不曉却謂  
只此兩韻如此至  
楚詞注下事皆無這事是他曉不得後却就這語意撰一  
件事為證都失了他那正意如淮南子山海經皆是如  
此義剛

高斗南解楚詞引瑞應圖周子克說館閣中有此書引得  
好他更不問義理之是非但有出處便說好且如天問  
云啟棘賓商山海經以為啟上三嬪于天因得九歎九  
辨以歸如此是天亦好色也柳子厚天對以為曾嬪說

天以此樂相博換得其以為棘字是夢字商字是古文  
篆天字如鄭康成解記衣衰作齊衰云是壞字也此亦  
是擦壞了蓋啟夢賓天如趙簡子夢上帝之類賓天是  
為之賓天與之以是樂也今人不曾讀古書如這般等  
處一向恁地過了陶淵明詩形夭無千歲曾氏攷山海  
經云當作形天舞干戚看來是如此周子克不以為然  
言只是說精衛也此又不用出處了夔孫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  
酸澁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  
直恁地着力做却自是不好方子。道夫錄云古今擬  
騷之作惟魯直為無謂  
古賦雖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入本朝來騷學

殆絕秦黃晁張之徒不足學也雉

荀卿諸賦績密盛得水住歐公蟬賦其名曰蟬這數句也

無味雉

楚詞半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

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

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

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

揚震輩皆尚識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

風角鳥占何愈於識緯弗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

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

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

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踴襲也人傑漢文

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

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

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

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便實到杜欽谷永書

又大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

此淳

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淳

林文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楊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

腔子佐錄作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竭

盡氣力又更不及可學

問呂舍人言古文衰自谷永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  
 自皆作對子了又問司馬相如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  
 問高適焚舟決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總之徒  
 賦皆不好了因說神宗修汴城成甚喜曰前代有所作  
 時皆有賦周美成聞之遂撰汴都賦進上大喜因朝降  
 出宰相每有文字降出時即令誦一遍宰相不知是款  
 知古賦中必有難字遂傳與第二人以次傳至尚書右  
 丞王和甫下無人矣和甫即展開琅然誦一遍上喜既  
 退同列問如何識許多字和甫曰某也只是讀傍文錄  
 邊一作呂編文鑑要尋一篇賦冠其首又以美成賦不甚  
 好遂以梁周翰五鳳樓賦為首又成賦亦在其後

戲解嘲劇秦貞符諸文列祖宋玉之文進學解亦此  
 類陽春白雪云云者不記其名皆非佳文楊

夜來鄭文振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某說  
 而今難說便與公說某人優某人劣公亦未必信得及  
 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  
 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  
 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  
 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  
 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橫在胃  
 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來也都是橫說又曰人做  
 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

語脉自是相似讀得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驢却不得用向來初見擬古詩將謂只是學古人之詩元來却是如古人說灼灼園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遲遲澗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澗中石自家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間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語脉皆要似他底只換却字某後來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詩便覺得長進蓋意思句語血脉勢向皆効它底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入又云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

不着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着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或曰子瞻云都來這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疏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它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他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閑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

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  
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  
晚年只恁地關鞞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  
曰只這一句說盡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  
戲之曰吾夫老年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  
得出謂其不能發揮出來為做文章之用也其說雖虛  
又云人晚年做文章如秃筆寫字全無鋒銳可觀又云  
其四十以前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  
而後來從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云  
劉李章近有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  
令更掉了這箇虛心看文字蓋他向來便是硬自執他

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單正身未理會得在大率江  
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  
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  
甫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看文字穩底他  
便不取如那决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  
執他底熹

張以道曰昉庭柯以怡顏盼讀如俛讀作盼者非義剛

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揚

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却衰如唐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及韓  
昌黎柳河東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汪聖錫云  
國初制詔雖粗却甚好又如漢高八年詔與文帝即位

若海

詔只三數句今人敷衍許多無過只是此箇柱子韓柳  
 先生方修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  
 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如辨鴉冠子及說列子在  
 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  
 曰柳文是較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  
 學柳文也得但會衰了人文字義剛曰韓文大綱好柳文論事却較  
 精覈如辨鴉冠子之類非國語中儘有好處但韓難學柳易學  
 楊因論韓文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辨古書之真偽曰鴉  
 冠子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謂其書乃寫賈誼鵬賦之類  
 故只有此處好其他皆不好柳子厚看文字精以其  
 人刻深故如此韓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較含洪便不

能如此揚

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  
 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  
 州力也

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  
 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揚

陳仲蔚問韓文禘義說懿獻二廟之事當否曰說得好其  
 中所謂興聖廟者乃是涼武昭王之廟乃唐之始祖然  
 唐又封臯陶為帝又尊老子為祖更無理會又問韓柳  
 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為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  
 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

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者亦失之太過如康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無可奈何而為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且如射王中肩之事乃是周末征伐自諸侯出故有此等事使征伐自天子出安得有是事然封建諸侯却大故難制御且如今日蠻洞能有幾大若不循理朝廷亦無如之何若古時有許多國自是難制如隱公時原之一邑乃周王不柰他何賜

與鄭鄭不能制到晉文公時周人將與晉而原不來服故晉文公伐原且原之為邑甚小又在東周王城之側而周王與晉鄭俱不能制蓋集自有兵不似今日太守有不法處便可以降官放罷古者大率動便是征伐所以孟子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在周官時已是如此了便是古今事勢不同便是難說因言孟子所謂原等之地與周禮不同孟子蓋說夏以前之制周禮乃是成周之制如當時封周公於魯乃七百里於齊尤闕如所謂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以地理考之大段闊所以禹在塗山萬國來朝至周初但千八百國又曰譬如一樹枝葉太繁時本根自是衰枯如秦

始皇則欲削去枝葉而自留一幹亦自不可義剛

有一等人專於為文不去讀聖賢書又有一等人知讀聖

賢書亦自會作文到得說聖賢書却別做一箇說異模

樣說不知古人為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許多說異韓文

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到他上宰相書用善善者

我詩注一齊都寫在裏面若是他自作文豈肯如此作

最是說載沉載浮沉浮皆載也可笑載是助語分明彼

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賀孫韓文

退之除崔羣侍郎制最好但只有此制別更無不知如何

義剛

或問伯夷頌萬世標準與特立獨行雖足以明君臣之大

義適權通變又當循夫理之當然者也先生曰說開了

當云雖武王周公為萬世標準然伯夷叔齊惟自特立

不顧又曰古本云一凡人沮之譽之與彼夫聖人是一

對其文意尤有力椿

退之送陳彤秀才序多一不字舊嘗疑之只看過了後見

謝子暢家本乃後山傳歐陽本圈了此不字

韓退之墓誌有怪者了

先生喜韓文宴喜亭記及韓弘碑碑老年筆方

唐僧多從士大夫之有名者討詩文以自華如退之送文

暢序中所說又如劉禹錫自有一卷送僧詩或云退之

雖闢佛也多要引接僧徒曰固是他所引者又却都是



那破賴底僧如靈師惠師之徒及晚年見大顛於海上說得來闊大勝妙自然不得不服人多要出脫退之也不消得恐亦有此理也廣

先輩好做詩與僧僧多是求人詩序送行劉禹錫文集自有一冊送僧詩韓文公亦多與僧交涉又不曾見好僧都破落戶然各家亦被韓文公說得也狼狽文公多只見這般僧後却撞着一箇大顛也是異事人多說道被大顛說下了亦有此理是文公不曾理會他病痛被他纔說得高便道是好了所以有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之語賀孫

才卿問韓文公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

陳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道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為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先生正色曰某在當時必與他辯却笑曰必被他無禮友仁

柳文局促有許多物事却要就些子處安排簡而不古更說些也不妨封建論并數長書是其好文合尖氣短如

八卷百十九  
人火忙火急來說不及又便了了揚柳文。

柳千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做司馬遷與

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倣

宮沉羽振錦心繡口柳子厚語璘

韓千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杜祈公墓誌說一件未了

又說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

只一板許歐蘇便長了蘇體只是一類柳伐原議極局

促不好東萊不知如何喜之陳後山文如仁宗飛白書

記大段好曲折亦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其

他文亦有大局促不好者如題太白像高軒過古詩是

明年做到平易處高軒過恐是絕筆又一條云後山仁宗飛白書記其文

曲折甚多過得自在不如柳之局促。總論韓柳歐蘇諸公

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处如歐公曾南豐韓

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

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

他好處以為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通

韓文高歐陽文可學魯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

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

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

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

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

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嚴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朝文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言杜詩亦何用曰是無意思大部小部無萬數益得人甚事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請

人自獻於先王彖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壽昌

或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子以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

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

飲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貼不為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李晚年須參道有一記說連廢宗派甚詳須是大段去參究來又曰以李視今日之文如三日新婦然其人輩文字乃蛇鼠之見

先生讀宋景文張巡贊曰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寫六一瀧岡所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

溫公文字中多取荀卿助語

六一文一倡三歎今人是如何作文

六一文有斷續不接處如少了字模樣如秘演詩集序喜為歌詩以自娛十年間兩節不接六一居士傳意凡文弱仁宗飛白書記文不佳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比黃夢升墓誌極好問先生所喜者云豐樂亭記揚

陳同父好讀六一文嘗編百十篇作一集今刊行豐樂亭記是六一文之最佳者却編在拾遺

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

為身累肉食何人為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

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拱

欽夫文字不甚改改後往往反不好亞夫曰歐公文字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盡處如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有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方子

因改謝表曰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繞用便用着這様字如今不免去搜索修改又言歐公為蔣穎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胷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

處頃有人買

錄錄作見

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

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錄云有數十字序滁州之山忽大如尋常不經思慮信意

圖了一邊注環滁皆山也一句所作言語亦有絕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廣

前輩見人皆通文字先生在同安嘗見六一見人文字三

卷子是以平日所作詩文之類楷書以獻之

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說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

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

儒用

文字到歐魯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

歐公文字數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

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

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充其

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

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

自有此巧了廣開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豐文但

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會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

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為荆公作

又曰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

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

又舉數句說人不怨暗君怨明君處以為說得好廣又

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于襄漢開

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携所作以謁之南豐

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為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為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充完因嘆服遂以為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廣因舉秦丞相教其子孫作文說中說後山處曰他都記錯了南豐入史館時止為檢討官是時後山尚未有官後來入史館嘗薦邢和叔雖亦有意薦後山以其未有官而止

說

廣。楊錄云秦作后山叙謂南豐碎陳為史官陳元祐問始得官秦

曰言文士之失曰今晚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慾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它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碁一局與一老人為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過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

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云云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為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個問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盡說含蓄無盡意又好因謂張定夫言南豐祕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坡當時蹤跡在廣西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揚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筆後曰然

又問潛真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好讀子細點檢疎漏甚多又曰東坡令其姪學渠兄弟蚤年應舉時文字

揚

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來照管不到為其詩序又四六對偶依舊是五代文習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疏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解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薄六一記菱谿石東坡記六菩薩皆寓意防人取去然氣象不類如此

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燾

老蘇文字初亦喜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為正東坡子由晚年文字不然然又皆議論衰了東坡初進策時只是老蘇議論

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道夫

坡文只是大勢好不可逐一字去點檢義剛

東坡墨君堂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穎傳必大

東坡歐陽公文集叙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麼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相如賀孫

統領商榮以溫公神道碑為餉先生命吏約道夫同視且曰坡公此文說得來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既說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直鄉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麼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末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置甚舊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又曰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久饒錄云不能得一忽得兩句起頭起行百十遭



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遂掃將去道夫  
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  
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  
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  
處却不是關葦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  
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辦後對人鬧相似都無  
恁地安詳斐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  
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  
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  
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  
曰此書俚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為

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  
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未  
子處以為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接  
入此其考據甚精密由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  
道夫

或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  
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  
學術只一般因言東坡所薦引之人多輕儇之士若使  
東坡為相則此等人定皆布滿要路國家如何得安靜  
賀孫

諸公祭溫公文只有子由文好

歐公大段推許梅聖俞所注孫子看得來如何得似杜牧  
注底好以此見歐公有不公處或曰聖俞長於詩曰詩  
亦不得謂之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  
枯槁拱壽

范滂夫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  
以伏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為事若做文字時只是胡亂  
寫去如後面恰似少後添節

後來如汪聖錫制誥有溫潤之氣曾問某人前輩四六語  
孰佳荅云莫如范滂夫因奉作某王加恩制云恩尊公  
且地居四輔之先漢重王蒼位列三公之上若善在相  
尊事荆王顧予冲人敢後茲典自然平正典重彼工於

四六者却不能及德明

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  
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振

劉貢父文字工於摹仿學公并儀禮。若海

蘇子容文慢義剛

南豐文字確實道夫

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為文却  
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為空言  
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  
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  
東坡則華豔處多或言某人如搏謎子更不可曉曰然

尾頭都不說破頭邊做作掃一片去也好只到尾頭便  
沒合殺只恁休了篇篇如此不知是甚意思或曰此好  
奇之過曰此安足為奇觀前輩文章如賈誼董仲舒韓  
愈諸人還有一篇如此否夫所貴乎文之足以傳遠以  
其議論明白血脉指意曉然可知耳文之最難曉者無  
如柳子厚然細觀之亦莫不自有指意可見何嘗如此  
不說破其所以不說破者只是吝惜欲我獨會而他人  
不能其病在此大槩是不肯蹈襲前人議論而務為新  
奇惟其好為新奇而又恐人皆知之也所以吝惜個  
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楊錄曲折處曾喜模擬人文字  
擬峴臺記是傲醉翁亭記不甚似

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必夫命義剛中亦無愧

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義剛

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

南豐范貫之奏議序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趙清獻

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句南豐

不說子由挽南豐詩甚服之

兩次舉南豐集中范貫之奏議序末文之備盡曲折處方

南豐有作郡守時榜之類為一集不曾出先生舊喜南豐

文為作年譜

問嘗聞南豐令後山一年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

是令他看一年則自然有自得處

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

向求巧反累正氣必大

陳后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都歛衽錄云

人文字都無因論當世人物有以文章記問為能而好便是今

點檢它人不自點檢者曰所以聖人說益者三樂樂節

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至

館職策陳無已底好

李清臣文飽滿雜說甚有好議論

李清臣文比東坡較實李舜舉永洛敗死墓誌說得不分

不明看來是不敢說

**相**隲舊話載王銍云李邦直作韓太保惟忠墓誌乃孫巨

源文也先生曰巨源文溫潤韓碑徑只是邦直文也揚

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

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

今分曉令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

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德明

胡侍郎萬言書好令後生讀先生舊親寫一冊又曰上殿

劄子論元老好無逸解好請行三年喪劄子極好諸奏

議外制皆好

陳幾道存誠齋銘其初得之見其都是好義理堆積更看

不辨後子細誦之却見得都是湊合與聖賢說底全不

相似其云又如月影散落萬川定相不分處處皆圓這

物事不是如此若是如此孔孟却隱藏着不以布施是  
何心哉乃知此物事不當恁地說當

張子韶文字沛然猶有氣開口見心索性說出使人皆知  
近來文字開了又闔闔了又開闔闔七八番到結末處  
又不說只恁地休了至

文章輕重可見人壽夭不在美惡上白鹿洞記力輕韓元  
吉雖只是胡說然有力吳達文字亦然楊

韓無咎文做着俚和平有中原之舊無南方啁哳之音佐  
王龜齡奏議氣象大

曾司直大故會做文字大故馳騁有法度裘父大不及他  
裘父文字澁說不去義剛

陳君舉西掖制詞殊未得體王言溫潤不尚如此胡明仲  
文字却好義剛

或言陳蕃武不喜坡文戴肖望溪不喜南豐文先生曰  
二家之文雖不同使二公相見魯公須道坡公感好坡  
公須道魯公底是道夫

德粹語某人文章先生曰紹興間文章大抵成段時文  
然今日太細膩流於委靡問賢良先生曰賢良不成科  
目天下安得許多議論可李○以下

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見異端新奇之說從  
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時制詔  
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它意思氣象自恁地深厚

久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着他下字都不甚恰好  
有合當下底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  
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惟後來之文一味纖巧  
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二蘇做出恁地壯偉發越已前不  
魯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如說鹽鐵一事他  
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却載看甚麼年甚麼  
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演前面說了  
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曾見得所以不曾見  
得只是不曾虛心看聖賢之書固有不曾虛心看聖賢  
書底人到得要去者聖賢書底下先把他自一副當排  
在這裏不曾見得聖人意待做出又只是自底某如今

看來惟是聰明底人難讀書難理會道理蓋緣他先自  
有許多一副當聖賢意思自是難入因說陳叔向是白  
撰一箇道理某嘗說教他據自底所見恁地說也無害  
只是又把那說來壓在這裏文字上他也自見得自底  
虛了行不得故如此然如何將兩箇要捏做一箇得一  
箇自方一箇自圓如何總合得這箇不是他要如此止  
緣他合下見得如此如揚墨揚氏終不成自要為我墨  
氏終不成自要兼愛只緣他合下見得錯了若不是見  
得如此定不解常如此做揚氏壁立萬仞毫髮不容較  
之墨氏又難若不是他見得如此如何心肯意肯陳叔  
向所見咤異它說目視已色耳聽已聲口言已事足循

已行有目固當視天下之色有耳固當聽天下之聲有口固能言天下之事有足固當循天下之行他却如此說看他意思是如此只要默然靜坐是不看眼前物事不聽別人說話不說別人是非不管別人事又如說言忠信行篤敬一章便說道緊要只在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問道見是見箇甚麼物事他便說見是見自家身已其與說立是自家身已立在這裏了參於前又是自家身已坐在這裏了倚於衡又是自家身已却是有兩箇身已又說格物做心云格住這心方會知得到未嘗見人把物做心與他恁地說他只是自底是以此知人最是知見為急聖人

尚說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若只恁地死守得這箇心便了聖人又須要人講學何故若只守此心據自家所見做將去少間錯處都不知賀孫

今人作文皆不足為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義理處文不肯分曉現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竟是自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能突說在裏寓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  
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  
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  
端直言石林嘗云今去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  
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  
稱雪上此換字法也方子○蓋卿錄云今人做文字却  
是胭脂膩粉粧成自是不壯浪無  
骨氣如舞訝鼓相似也有男兒也有婦女也有僧道秀  
才但都是假底嘗見徐端直言石林云今世文章只  
是用換字法如說湖州只說湖此減字法不然則  
稱雪上此換字法嘗見張安道進卷其文皆有直氣○  
謙錄云今來文字至無氣骨向來前輩雖是作時文亦  
是朴實頭鋪事實朴實頭引坡朴實頭道理看者雖不  
入眼却有骨氣今人文字全無骨氣便似舞訝鼓者塗  
眉畫眼儘也有道也有婦人也有村人也有俗人也  
有官人也有士人也有只不是本樣人然皆足以惑眾真  
好笑也或云此是禁懷挾所致曰不然自是時節所尚

如此只是人不知李全無本柄被人引動充而效之  
如而今作件物事一箇做起一人李起有不崇朝而備  
天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  
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憐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  
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  
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  
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  
務悅人者外而已可耻也矣人傑○以  
下論作文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  
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  
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  
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它大病



處只是它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為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

才要作文章便是枝葉害着學問反兩失也 壽昌

詩筆雜文不須理會科舉是無可柰何一以門戶一以父兄在上責望科舉却有了時詩文之類者無出時節之一日說作文曰不必着意學如此文章但須明理精後

文字自典實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蘇子瞻雖氣豪善作文終不免疎漏處大雅

問要看文以資筆勢言語須要助發義理曰可看孟子韓文韓不用科段直便說走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歐曾却各有一箇科段却曾學曾為其節次定了今覺得要說一意須待節次了方說得到及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又云方之文有澁處因言陳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韓文不知看了柳文便自壞了如何更看韓文 方

因論文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

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  
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  
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時舉

文章要理會本領謂前輩作者多讀書亦隨所見理會今  
皆做賢良進卷胡作

每論著述文章皆要有綱領文定文字有綱領龜山無綱  
前輩做文字只依定格依本分做所以做得甚好後來人

却厭其常格則變一般新格做本是要好然未好時先  
差去聲異了又云前輩用言語古人有說底固是庸如世

俗常說底亦用後來人都要別撰一般新奇言語下梢  
與文章都差異了却將差異底說話換了

問舍弟序子文字如何進工夫云云曰看得韓文熟繞錄

一學者文字曰好又曰要做好文字須是理會道理更  
好讀得韓文熟

可以去韓文上一截如西漢文字用工問史記如何曰  
史記不可學學不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度文字問

後山學史記曰后山文字極法度幾於太法度了然做  
許多碎句子是學史記又曰後世人資稟與古人不同

今人去學左傳國語皆一切踏踏地說去沒收煞揚  
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關鞞燾

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頹塌只略教整齊足矣文蔚  
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作

時左右逢原

因論詩曰嘗見傅安道說為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面添得些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說本出於李漢老看來做詩亦然楚

因說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說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腔子做文字氣脉不長先生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

至之以所崇呈先生先生因言東萊教人作文當看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又曰某舊最愛看陳無已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謂諸生曰韓柳文好者不可不看道夫

人要會作文章須取一本西漢文與韓文歐陽文南豐文燾

因論今日舉業不佳曰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讀史漢韓柳而不能便請斫取老僧頭去

嘗與後生說若會將漢書及韓柳文熟讀不到不會做文章舊見某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奇也觀戰勝又奇也觀騎戰勝又大奇也這雖是箇中間却有好意思如今時文一兩行便做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脚三句題也要立兩脚這是多少衰氣賀孫

後人專做文字亦做得衰不似古人前輩云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多少氣魄今成甚麼文字節

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取入規矩不然蕩將去

因論今人作文好用字子如讀漢書之類便去收拾三兩箇字洪邁又較過人亦但逐三兩衍文字筆勢之類好者讀者因論南豐尚解使一二字歐蘇全不使一箇難字而文章如此好揚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滾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滾做將去

文字或作做事無大綱領拈掇不起某平生不會做補接底文

字補湊得不濟事方子

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子節

因論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比並為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與古人合者只為理一故也大雅

人做文字不着只是說不着說不到說自家意思不盡熹看陳蕃叟同合錄序文字艱澁曰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揚

因說作應用之文此等苛禮無用亦可但人所共用亦不可廢曹宰問云尋常人徇人情做事莫有牽制否曰孔子自有條法從眾從下惟其當爾謙

大率諸義皆傷淺短鋪陳略盡便無可說不見反覆辨論節次發明工夫讀之未終已無餘味矣此學不講之過也抄漳浦課道夫

顯道云李德遠侍郎在建昌作解元做本強則精神柳衝賦其中一聯云虎在山而藜藿不採威令風行金鑄萬而魍魎不逢姦邪影滅試官大喜之乃是全用海玉谿相黃潛善麻制中語後來士人經禮部訟之時樊茂實為侍郎乃云此一對當初汪內翰用時却未甚好今被

李解元用此賦中見得工訟者遂無語而退德遠緣此見知於樊先生因舉舊有人作仁人之安宅賦一聯云智者反之若去國念田園之樂眾人自棄如病狂昧官室之安

國語卷百三十六然...  
可發...  
子曰有條法...  
大率諸義皆傷淺短...  
節次發明工夫讀之未終已無餘味...  
也...  
望之...  
皆...  
具...  
李...  
中...  
而...  
一...

重銀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四十

論文下詩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雎出在何處文蔚  
因說詩曰曹操作詩必說周公如云山不厭高水不厭深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又苦寒行云悲彼東山詩他也是  
做得箇賊起不惟竊國之柄和聖人之法也竊了雙孫  
詩見得人如曹操雖作酒令亦說從周公上去可見是賊  
若曹丕詩但說飲酒  
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詩  
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  
豪然一滾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德明

選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艷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鷄豚分明說出箇倔强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尾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方子

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其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或問形天無千歲改作形天舞千戚如何曰山海經分明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改本向薊林家藏邵康節親寫

陶詩一冊乃作形天無千歲周丞相遂跋尾以康節手書為據以為後人妄改也向家子弟携來求跋甚細看亦不是康節親筆疑熙豐以後人寫蓋贗本也蓋康節之死在熙寧二三年間而詩中避畜諱則當是熙寧以後書然筆畫嫩弱非老人筆也又不欲破其前說遂還之雉

蘇子由愛選詩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某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九雉

齊梁間之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檢晉人詩惟謝靈運用古韻如祐字協燭字之類唐人惟韓

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如毛穎傳牙字資字毛字  
皆協魚字韻是也人傑

唐明皇資稟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什麼氣魄今唐百  
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槩便有  
帝王底氣歎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  
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雉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  
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其看他自  
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  
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雉

張以道問太白五十篇古風不似他詩如何曰太白五十

篇古風是學陳子昂感遇詩其間多有全用他句處  
剛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只意到處便押一箇  
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李太白  
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古風  
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  
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為三篇者有  
三篇合為一篇者方子同

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倣選  
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雉

或問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多稱此語如何



曰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則尤佳。  
雉

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詩却說得鄭重，  
煩絮不如他中前有一節詩好。魯直一時固自有所見，  
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却說好如矮人看戲耳。問韓退  
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却好。東坡晚年詩固好，  
只文字也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雉

杜子美晚年詩都不可曉。呂居仁嘗言詩字字要響，其晚  
年詩都啞了，不知是如何以為好否。

杜詩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後說蒼云云，今人只說道  
戎王子自月支帶得花來，此中嘗有一人在都下見一

蜀人遍鋪買戎王子，皆無曰是蜀中一藥為本草，不曾  
收。今遂無人蓄方曉杜詩所言。

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思遠，恐泥東坡寫此詩  
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為法。璘

杜詩最多誤字，蔡興宗正異固好，而未盡。某嘗欲廣之作

杜詩考異，竟未暇也。如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樹字

無意思，當作去字無疑。去字對來字，又如蜀有漏天，以

其西北陰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杜詩云：鼓角漏天東。

後人不曉其義，遂改漏字為滿，似此類極多。雉

天闕象緯逼，秦興宗作天闕近是。秦云古本作闕，史

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云：寒雨暗深更，流

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因言國史補  
稱韋為人高潔鮮食寔欲所至之處掃地焚香閑閣而  
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真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  
問比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  
帶性負氣之人為之陶欲有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  
則自在其詩直有做不着處便倒塌了底晉宋間詩多  
閑淡杜工部等詩常忙了陶云身有餘勞心有常閑乃  
禮記身勞而心閑則為之也方  
常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方  
韓詩平易孟郊喫了飽思量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  
詩亦著如此做

人不可無戒謹恐懼底心莊子說庖丁解牛神妙然才到  
那族必心怵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韓  
文闕雞聯句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雖困了一  
以水噴之便醒一噴一醒即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  
說得好又曰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豪  
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此是東野之工雉

歎雉

退之木鴉詩末句云直割蒼龍左耳來事見龍川志正是

木鴉事

李賀較恠得此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義剛

劉又詩斗柄寒重地河流凍徹天介父詩柳樹鳴蜩綠暗  
荷荇落日紅酣王建田家留客云丁寧回語屋中妻有  
客莫令兒夜啼方子

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王川子輩句語雖  
險恠意思亦自有混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  
客嘗酒夜靜以聽兒讀書不費力好賜

行年三十九歲莫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樂  
夫以文滑稽也然猶雅馴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

方子  
佐同。

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云  
云這是和而淫至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坐重聞皆淹泣

這是淡而傷道夫

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  
衡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  
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  
得口津津地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  
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瑄亦正必大

本蘭詩只似唐人作其間可汗可汗前此未有方子

黃巢入京師其夜有人作詩貼三省門罵之次日盡搜京  
師識字者一切殺之詩莫盛於唐亦莫慘於唐也揚

先生偶誦寒山數詩其一云城中娥眉女珠佩何珊珊鸚  
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

長如此芙蓉不柰寒云如此類煞有好处詩人未易到  
此公曾看否壽昌對亦嘗看來近日送浩來此灑掃時  
亦嘗書寒山一詩送行云養子未經師不及都亭鼠何  
曾見好人豈聞長者語為染在薰蕕應須擇朋侶五月  
敗鮮魚勿令他笑汝壽昌

因舉石曼卿詩極有好处如仁者雖無敵玉師固有征無  
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長篇某舊於某人處見曼卿親  
書此詩大字氣象方嚴道勁極可寶愛真所謂顏筋柳  
骨今人喜蘇子美字以曼卿字比之子美遠不及矣某  
常勸其人刻之不知今安在曼卿詩極雄豪而鎮密方  
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又樂意

覺範詩如何及得參寥義剛

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多重用字如梁甫吟一篇  
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等  
處說得好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文潛大詩好崔德符

小詩好

又曰蘇子由詩有數篇  
誤收在文潛集中。雜

崔德符魚詩云小魚喜親人可釣亦可扛大魚自有神出  
沒不可量如此等作甚好文鑑上却不收不知如何正  
道理不取只要巧

潘邠老有一詩一句說一事更成甚詩必大

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  
一日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

松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什麼句法雉

高宗最愛簡齋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又問  
坐間云簡齋墨梅詩何者最勝或以臯字韻一首對先  
生曰不如相逢京洛渾依舊惟恨緇塵染素衣雉

劉叔通屢舉簡齋六經在天如日月萬事隨時更故新江

南丞相浮雲壞洛下先生宰本春前謂荆公先生曰此

詩固好然也須與他分一箇是非始得天下之理那有  
兩箇都是必有一箇非雉

有人過昭陵題絕句云歲豐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  
年那忍說西風吹淚過昭陵後來人說是劉信叔詩也  
廣

相與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

全集多於小說詩話中略見一二爾曼卿曾次極高非

諸公所及其為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

好處可惜不曾得用雉○子

東坡作詩談一昏闇之人有句云煙雨寒九竅黎曠子

輩卿問山谷詩曰精絕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今人卒乍如

何及得可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詩較自

在山谷則刻意為之又曰山谷詩忒好了道夫

陳後山初見東坡詩詩不甚好到得為正字時筆力高妙  
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云晚知畫書真有益却悔  
歲月來無多極有筆力其中云八二者乃大年行次也

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無已平時出行覺有  
 詩思便急歸擁被臥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後  
 成真是閉門香句如秦少游詩甚巧亦謂之對客揮毫  
 者想他合下得句便巧張文潛詩只一筆寫去重意重  
 字皆不問然好處亦是絕好淳

陳慥士在坡公之門遠不及諸公未說如秦黃之流只如  
 劉景文詩云四海共知霜滿鬢重陽曾插菊花無何詩  
 無此句矣其雜文亦自不及備論道夫

山谷集中贈覺範詩乃覺範自作又曰山谷詩乃洪駒父  
 輩刪集剛

政爾雪峰千百衆澹然雲水一孤僧曾文清詩璘

舉南軒詩云臥聽急雨打芭蕉先生曰此句不響曰不若

作臥聞急雨到芭蕉又言南軒文字極易成當見其  
就腿上起草頃刻便就。至

劉叔通江文卿三人皆能詩叔通放體不拘束底詩好文

卿有格律入規矩底詩好游開子蒙嘗和劉叔通詩昨

夜劉郎叩角歌翔雲寒雪滿山何文章無用乃如此富

貴不來爭柰何雜錄又四句云  
今復事東坡吹噓合有飛騰便未用溪

頭買此詩若遇蘇黃須提掇他文蔚曰詩須不費力方  
稱之

好此等使蘇黃見之當賞音人固有遇耳

方伯謨詩不及其父錢監公豪壯黃子佳詩却老硬只是

太枯淡徐思遠玉山與汝談比諸人較好思遠乃程克

俊之甥亦是有源流雉

或問趙昌父徐斯遠韓仲止曰昌父較懇惻又問三兄詩

文曰斯遠詩文雖小畢竟清文蔚

力推寧龍借水飲手却猛虎奪石坐劉淳叟詩雲谷有虎

挨石淳叟作此自以為好不可曉璘

谷簾水所以好處某句欲作一首形容之然極難言大槩

到口便空又潏然此兩字亦說未出必大

龍衮新天子羊裘老故人意味口道夫

群趨浴沂水送集舞雩風同安日試風乎舞雩詩

蔡京父子在京城之西兩坊對賜甲第四區極天下土木

之工一曰太師第乃京之自居也二曰樞密第乃攸之

居也三曰駙馬第乃脩之居也四曰殿監第乃攸子之

居也攸妻劉乃明達明節之族有寵而二劉不能容乃

出嫁收權寵之盛亞之京攸四第對開金碧相照嘗見

上官仲恭詩一篇其間有城西曲言蔡氏奢侈敗亡之

事最為豪健末云君不見喬木參天獨樂園至今猶是

溫公宅仲恭乃上官彥衡之子也惜乎其詩不行於世

雉

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畧云兩

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云云所以稭中散至死薄殿周

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

能

有鬼詩云鷺聲不逐春光老  
蒼影長隨日脚流庚

有僧月夜看海潮得句云沙邊月趁潮回而無對因看風

飄木葉乃云木末風隨葉下雖對不過亦且如此

問曾慥所編百家詩曰只是他所見如此他要無不會詩

詞文章字畫外更編道書八十卷又別有一書甚少名

八段錦看了便真以為是神仙不死底人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

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胡泳

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

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如真

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

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事會

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皆恐分了為

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必大

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

之人盡命去奔去聲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

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

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

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

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個

詩社中人言詩皆原於賡歌今觀其詩如何有此意

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



黃以次諸家詩廣○敬

因林擇之論趙昌父詩曰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

已落第二義况又不去學好底却只學去做那不好底

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曉嶠底今便學得

十分好後把作甚麼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谷

詩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山谷不好處擇之云

後山詩恁地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曰

後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

谷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叙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

善叙事情叙得盡後山叙得較有疎處若散文則山谷

大不及後山淳錄云後山詩雅健勝山谷無山谷瀟灑

頗盡事情其散擇之云歐公好梅聖俞詩然聖俞詩也

多有未成就處曰聖俞詩不好底多如河豚詩當時諸

公說道恁地好據某看來只似箇上門罵人底詩只似

脫了衣裳上人門罵人父一般初無深遠底意思後山

山谷好說文章臨作文時又氣餒了老蘇不曾說到下

筆時做得却雄健義剛

今江西學者有兩種有臨川來者則漸染得陸子靜之學

又一種自揚謙來者又不好子靜門猶有所謂學不知

躬年窮月做得那詩要作何用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

至楊廷秀又再變遂至於此本朝楊大年雖巧然巧之

中猶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來不覺及至歐公漸漸要

說出來然歐公詩自好所以他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中  
有**意思**歐公最喜一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  
涼草樹秋又喜王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公  
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嵌  
事使難字便云好雉

先生因說古人做詩不十分著題却好今人做詩愈著題  
愈不好或舉某人會做詩曰他是某人外甥他家都會  
做詩自有文種又云某嘗謂氣類近風土遠氣類才絕  
便從風土去且如北人居婺州後來出皆做婺州文章間  
有婺州鄉談在裏面者如呂子約輩是也燾  
或問倉頡作字亦非細人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

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學可

附字

大凡字只聲形二者而已如楊字木是形易是聲其餘多

有只從聲者按六書中形聲其一。備

凡字如楊柳字木是文易如是字如江河字水是文工可  
是字字者滋也謂滋添者是也楊

因說叶韻先生曰此謂有文有字文是形字是聲文如從

水從金從木從日從月之類字是皮可工奚之類故鄭

漁仲云文眼學也字耳學也蓋以形聲別也時舉

壹貳叁肆皆是借同聲字茶字本無此字唯有漆沮之漆  
漆字草書頗似柒遂誤以為真洪氏隸釋辨不及此開

祖

不卷百四

十三

世字與太字古多互用如太子為世子太室為世室之類

廣

黃直卿云如傭僱之傭也只訓用以其我用他故將雇以還其力由此取義此皆是兩通底字

義剛

夷狄字皆從禽獸旁苗本有友大古人字通用無亦得義

剛

古人相形造字自是動不得如轡字後面一箇車兩邊從系即纏繩也前面口字即馬口也馬口中銜着纏繩也

子象

秦篆今皆無此本而今只是莫本自宋莒公已不見此本

了義剛

說文亦有誤解者亦有解不行者音是徐鉉作許氏本無必大

玉篇偏傍多誤收者如者考老是也

韻書難理會如昨日檢柳字玉篇說文中檢才及邑附皆

不見後來在集韻中尋出乃云反印也却在印部尋得

元來無挑才如此馬印義剛

字之反切其字母同者便可互用如戎汝是也逝字從析

故可與害字叶韻必大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却有暗合處蓋是風氣之中有自然之理便有自然之字非人力所能安排如福與備通

洪州有一部洪韻太平州亦有一部韻家文字義剛

二王書其曉不得看着只見俗了今有箇人書得如此好

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庶唐人文字底亦有一釋名底

此皆偽者揚

字說自不須辯只看說文字類便見王氏無意思字類有六會意

居其一

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

端人正士方是字揚

論書因及東坡少壯老字之異南康有人一卷如此因說南軒喜

字然不甚難辨因有一偽書東坡字不因論麻衣易才

難辨南軒以快之故嘗其政一文曰改亦只

子瞻單勾把筆錢穆父見之曰尚未能把筆鄒方

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來者理會得故所論皆

實嘉祐前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

甚氣象

魯直論字學只好於印冊子上看若看碑本恐自未解如

其所言又大

字法直黑內黃魯直論得玄甚然其字却且如此揚

筆力到則字皆好不曰有如宵中剔梯即動容周旋中禮

方

寫字不要好時却好文藥

南海諸蕃書煞有好者字畫遒勁如古鍾鼎款識諸國各

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也或問古今字畫多寡之異曰古人篆刻筆畫雖多然無一筆可減今字如此簡約然亦不可多添一筆便是世變自然如此

鄒德父楷書大學今人寫得如此亦是難得只如黃魯直書自謂人所莫及自今觀之亦是有好處但自家既是寫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須要得恁欹斜則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為是但自要如此寫亦非不知做人誠實端慤為是但自要恁地放縱道夫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行夫問張子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

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為人亦然道夫言尋常見魯直亦說好話意謂他與少游諸人不同曰他也却說道理但到做處亦與少游不爭多他一輩行皆是恁地道夫曰也是坡公做頭故他們從而和之曰然某昨日看他與李方叔一詩說他麤屋有甚明窓淨几眼前景致未稍又只歸做好吟詩去甚是要只粗說也且說讀書窮究古今成敗之類亦可如何却專要吟詩便了道夫曰看他也是將這箇來做一箇要緊處曰他是將來做箇大事看了如唐韓柳皆是恁地道夫云嘗愛歐公詩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

這般意思甚好曰他也是說要讀書只歐公却於文章似說不做亦無緊要如送徐無黨序所謂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皆是這意思道夫曰前輩皆有一病如歐公又却疑繫辭非孔子作曰這也是他一時所見如繫辭文言若是孔子做如何又却有子曰字某嘗疑此等處如五峰刻通書相似去了本來所有篇名却於每篇之首加一周子曰字通書去了篇名有篇內無本篇字如理性命章者熟不可理會蓋厥彰厥微匪靈弗瑩是說理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却說命章內全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所無者次第易繫文言亦是門人弟子

子所勦入爾道夫問五峰於通書何故輒以己意加損曰他病痛多又寄居湖湘間士人希疎兼他自立得門庭又高人既未必信他被他們庭高人亦一向不來來到他處箇又是不如他底不能問難故絕無人與之講究故有許多事道夫曰如他說孟子道性善似乎好奇全不平帖曰他不是好奇只是看不破須着如此說又如疑孟辨別自做出一樣文字溫公疑得固自不是但他箇更無理會某嘗謂今只將前輩與聖賢說話來看便見自家不及他處今孟子說得平易如此溫公所疑又見明白自家却說得恁地聾牙如何辨得他倒道夫曰如此則是他只見那一邊不知有這一邊了曰他都

不知了只如楊氏為我只知為我都不知聖賢以天地  
萬物為一體公其心而無所私底意思了又如老氏之  
虛無清淨他只知箇虛無清淨今人多言釋氏本自見  
得這箇分明只是見人如何遂又別為一說其謂豈有  
此理只認自家說他不知便得先生以手指其下月曰  
他若知之則白處便須還是白黑處便須還是黑豈有  
知之而不言者此孟子所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  
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辭之不平便是他  
蔽了蔽了便陷陷了便離離了便窮且如五峰疑孟辨  
忽出甚感物而動者衆人也感物而節者賢人也感物  
而通者聖人也辭頭便罵了箇動他之意是聖人之心

雖感物只靜在這裏感物而動便不好中間胡廣仲只  
管支離蔓衍說將去更說不回某一日讀文定春秋有  
何況聖人之心感物而動一語某執以問之曰若以為  
感物而動是不好底心則文定當時何故有此說廣仲  
遂語塞先生復笑而言曰蓋他只管守着五峯之說不  
肯放某却又討得箇大似五峯者與他說只是以他家  
人自與之辨極好道理只是見不破彼便有許多病痛  
道夫

拾遺

編成而以有  
遺者萃此

志氣清明思慮精一炯然不昧而常有以察於幾微之間  
則精美立心之剛用力之篤毅然自守而常有以謹於

毫釐之失則一矣

人心之動變態不一所謂五分天理五分人欲者特以其善惡交戰而言爾有先發於天理者有先發於人欲者蓋不可以一端盡也

人心但以形氣所感者而言爾具形氣謂之人合義理謂之道有知覺謂之心

便以動者為危亦未當若動於義理則豈得謂之危乎

允執有常久不變之意者得之此建別錄所載廣錄五條疑是答學書語今入此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思有善惡

又動中動陽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又靜中動明陰濁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

故寤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寤則虛靈知覺之休燁然呈露如一陽復

而萬物生意皆可見寐則虛靈知覺之體隱然潛伏如純坤月而萬物生性不可窺。此答陳日書而詳

問遺書

忠信進德終日以下說此一理後言形氣今古人我皆

一統神如在上在左右是道體徧滿誠字是實理如此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無誠心則不中言多不計

理義悅心是愜當玩理養心則兩進一足知而悅一是養

而悅

當知用心緩急如大經大體是要先知用心以次乃可緩

緩進

曲能有誠有誠則不曲矣蓋誠者圓成無欠闕者也



萬物無一物失所是使之各得其分恰好處

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即活憂患樂好皆偏係也

方謂無私意則

循天之理自然周流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言事君親之本同也

只歸之自然則更無可觀更無可玩索上句謂不求其所

以然只說箇自然是顯真也謂不可如此爾○龜山

答人問赤子入井令求所以然一取好

仁則固一一所以為仁言所以一者是仁也

仁在事若不於事上看如何見仁

退藏於密密是主靜處萬化出焉者動中之靜固是靜又

有大靜萬化參然者

斷置言倒斷措置也

言四德云不有其功常人而已者也

不有其功言化無迹處為真

言貞於五常為智孟子曰知斯二者勿去是也既知又

曰弗去有兩義又文言訓正固又於四時為冬冬有始

終之義王氏亦云賢有兩有龜有蛇所以朔易亦猶貞

也又傳曰貞各稱其事問咸傳之九四說虛心貞一處

全似敬答云蓋嘗有語曰敬心之貞也

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一取有盡人事回造化立

命之意方止此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須是的然識得這箇物事然後從忠

信做將去若不識得這箇不知是做甚麼故曰先立乎

其大者

問敬先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曰此正如配義與道  
問心無私主有感皆通曰無私主也不是悞悖沒理會只  
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  
人至公至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  
皆寒熱則徧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曰心無私主最  
難曰亦是克去己私心便無私主心有私主只是相契  
者便應不相契者便不應如好讀書人見書便愛不好  
讀書人見書便不愛寓

問應務不煩是如何曰閑時不曾理會得臨時旋理會則  
煩若豫先理會得則臨時來便從自家理會得處理

會將去如理會得禮則禮到面前便理會得如理會得

樂則樂到面前便理會得更不煩也煮

天機有不器於物者在方為方在圓為圓方

先生曰自家理會得這道理使天下之人皆理會得這道  
理豈不是樂

嘗言坐即靠倚後來睡三四日便坐得先生云氣不從志  
處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李通方

神乃氣之精明者耳

有翼其臨翼效也

傳句成欺若蒙亦誤事見左傳

問范氏言宋襄公出母事有生則致孝死則盡禮之說然

出母既義不可迎之以歸則所謂致孝盡禮者恐只是遣使命往來遺問否曰恐只是如此如定省之類自是都做不得了因言宣姜全不成人却有賢女許穆夫人宋襄公母是也春秋時魯最號禮義之國然其間成甚風俗必大

康節說形而上者不能出莊老形而下者則盡之矣因講書第一二先生說下者不盡亦不甚說關子明說形而上者亦莊老季通方

朱子語類卷之一百四十終

羅山之春

刺朱子語類後序

伊川先生語質諸伊川伊川曰某在何必觀此不得其之心則所記者徒彼意耳夫伊川在誠不必觀其言伊川沒未有不因其言

言  
而得其心者但在學者有  
以精擇而審取之耳朱子  
教學者以讀程氏遺書曰  
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  
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  
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

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愚  
於此編亦云然此編江西  
憲副三山陳公文耀翻刻  
以幸學者公至存斯道不  
欲一已獨得而有望於天  
下其用心仁矣讀者盍相

與戒乎愚之所慮而以朱  
子之言勉之

成化癸巳十月甲子

賜進士出身

翰林院編脩南昌張元禎

謹序

朱子語類序

新安之重於寓內也。以朱

子所自出。而朱子之重於

新安也。以大衢所自宗。余

閱朱子譜。生閩。居閩。學於

閩。官於閩。野服於閩。如

展墓獨留程氏遺書日與  
鄉弟子講論歸裁吾黨依  
依父母之國意念遠矣生  
平所如之地集解義刻經  
史築舍建院以為藏手哉  
口授不知老之將至意念

益遠矣屬文自敘必稱新  
安新安遂為道域幾比紫  
陽於尼山自世儒厭常喜  
新厭繁喜簡而朱子之語  
上尊而下弗信人輕朱子  
因輕新安然朱子之道自

序  
若也。朱子之重與朱子之  
以道重新安者自若也。三  
代以前其道渾而俞嘒之  
詞簡。三代以還其道剖而  
是非之說長。朱子之有語  
類說之長也。世苦於疾藥

石瘳之。世苦於惑。詮言晰  
之藥。因時以投劑。言因類  
以投旨。而萬世之教行焉。  
高皇帝文明開天。崇儒正教。  
布令天下。顯宗朱學。周以  
降。車書禮樂有純備。如今

日者乎法教律令有畫一  
如今日者乎腥膻荼毒之  
後衛出一途學歸一家純  
備畫一如今日伊誰之力  
也禱霸者黜擬經者去書  
合為四經列為五非純王

玄聖之語弗與類窮陋僻  
壤黃童野豎誦法孔子於  
無窮伊誰之力也

國朝重朱子之功而報之新  
安者甚厚遷子孫自閩還  
婺而俎豆靈長襲秩世享



擬於曲阜乃倍上非聖者  
謂語妙無類就無類而擬  
之於孔子執有類而議之  
於朱子即生長闕里者疑  
信且半而况其他乎新安  
之遺書夥矣今甲所信愚

賤所疑正學愈尊邪淫自  
息不得不以儒救儒以新  
安救天下當日朱子離騷  
之歌草堂之命吐暘蒿都  
餘音如在詎惟魂魄思沛  
宛如舍魯何適也者夫孰

非四朝讜論九考勲猷之  
所根抵也其留程氏之遺  
書以惠鄉弟子而廣典籍  
於天下係姓氏於新安母  
乃寔有深意乎侍御高安  
朱公道統已任得語類百

四十卷嘉興後學授婺  
朱生崇沐及朱諭家楹以  
梓不佞謂新安兮靈不滅  
龜蒙朱子羽儀追踪孔孟  
茲刻歲而建樓藏之翼聖  
真語自此不朽道脉長而

地脉亦長果新安重朱子  
乎抑朱子重新安乎大道  
明宗旨定由新安以遍寓  
內守土者與有榮施矣事  
竣而為之序

峇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長至日  
賜進士出身直隸徽州府知  
府前戶部山東清吏司郎  
中都門後學梁應澤謹序



歙民黃尚清刻

重刻朱子語類序

語類者紫陽朱子與門弟子論  
辨之語也孔子語門弟子記者  
亦曰論語其語之昉乎後人類  
之故稱語類也或曰多言繁稱  
何朱子之不憚煩曰不也子曰

言  
予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紫陽作是語以教人，其孔孟之心乎？蓋苦矣。自仲尼沒而微言絕，孟軻沒而異說興，代之降而宋也。誰復知有學哉？誰復知有孔孟之學哉？周程

諸子起其說而未暢，紫陽乃為集而成一先生之言，傳註之不足，故從而語之；語之不足，故從而詳語之。根極於理，氣鬼神之精，究析於四書六經之蘊，該括于兵刑政教諸子百家之途，多

方以喻之。旁引以推之。無非欲  
人明白易曉。深切著明耳。苦心  
何如哉。

明興諸君子。希神圓頓。屑薄支離。  
棼出新意。欲據上乘。交口相訾。  
蹉下註脚。每至於鱸席。觴勝不

獨以鷲嶺爭竒。名理之學。久未  
一也。夫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  
向墻之戶。不可勝入矣。而君子  
不入焉。不由焉。以其非正也。子  
不云乎。索隱行恠。後世有述焉。  
吾弗為之矣。亡論孔子之訓也。

高皇帝之制也天啓神聖考文在  
握猶詔與天下共遵傳註雖坊  
民之隱僻亦信紫陽之深矣或  
又曰誠然功令之不可悖也獨  
朱子本孔子者也而孔子之語  
未見其可以類也曰孔子立宗

者也使人言下自悟朱子解經  
者也使人觸處洞然故其語或  
稍詳略耳或者曰然則朱子之  
說不為繁稱與曰為門弟子言  
之也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

言類  
焉聖門之徒猶有疑其隱恐其  
不言者而況紫陽之徒耶然則  
語門弟子之語繁稱何傷焉此  
語出而異語者廢矣此語類出  
而非類者廢矣嗟乎傾能廢吾  
語類乎哉是編也成之者侍御

朱公紫陽之宗也紫陽之學也  
問序者朱生崇沐紫陽之孫也  
予則舊婺令同紫陽之宗也惡  
容已於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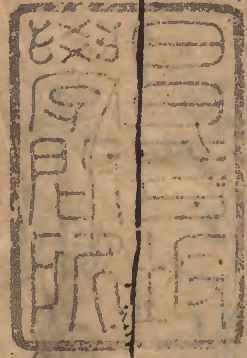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歲次中秋  
月穀旦



言表

賜進士出身刑科給事中宗後學

昌江朱一桂謹序



道春一校

